

人類在尋找自身的根源時，理性上和感性上都會產生『至高者』的概念。有些人也經歷了神聖的體驗，從而產生對至高者的崇敬。這些人就是宗教人。人類在觀察和瞭解宇宙結構的過程中，體驗到宇宙（大自然）向觀察者發出至高者的信息，這過程就是聖顯。

大多數的民族都以『天』的概念來表達這『至高者』。然而，其他宇宙的結構物，如水，地，太陽，月亮，石頭...等等，它們的存有，也能聖顯『至高者』，並發出信息給宗教人，使其經驗到『至高者』。

神聖是人類在經驗了或感悟了『至高者』存在時的一種感念。凡俗與神聖相反，凡俗是人類在現世賴以生存的各種事物和環境。然而，凡俗中也存在著神聖，神聖透過凡俗的事物顯現出來。這些事物被稱為聖顯物。

從分析各種有關石頭的宗教性價值來了解作為聖顯的石頭如何向人類顯示自己，顯示了力量，堅硬與恆久不變。石頭的聖顯是最卓越的一種本體顯現；最重要的是，石頭一直維持他自己原來的樣子，不會改變。它對於人類的衝擊在於他所具有的不可還原性，以及絕對性，即藉由石頭所顯示給人對於存在的不可還原性，以及絕對性的類比。因著感受到宗教經驗的力量，石頭的個別存在模式顯示給人類某種「絕對存有」、超越時間、讓變化無懈可擊。

另外，透過月亮的週期，亦即它的生、死和復活，人類同時體悟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模式，以及自己得以倖存和再生的希望。透過月亮的象徵，宗教人開始比較眾多看似無關的事實，並至終將他們整合在單一的系統中。甚至有可能，藉由月亮律動的宗教意義體悟，才是得原始人體悟到人已宇宙間的綜合意義成為可能，這是人類第一個偉大的綜合體悟。

人類在與存在模式有關「真理」堅固體系的觀點下，論及月的形上學，尤其是活生生的受造物，以及在宇宙中分享了生命的一切眾生，都會變化、生長、消逝、死亡與復活。因為我們不能忘記，月亮顯示給宗教人的，不只是死亡牢不可破地與生命環扣在一起而已，更重要的還是，死亡不是終結，死亡之後總是伴隨著新生。

月亮藉宇宙變化的過程，賦予人宗教意義的體悟，並且讓人類得以與死亡和解。而太陽則相反地顯示出不同的存在模式來。太陽沒有變化，雖然太陽一直在移動，但他總是維持不變。它的樣子始終相同。太陽的聖顯，象徵著自主與全能、主權、全知的宗教意義。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某些文化中，我們會看到他們一步一步地把至上神給「太陽神化」了的過程。

很多英雄神話故事是以太陽為其結構的，英雄被比作太陽；他就像太陽一樣對抗黑暗，降至死亡的陰府，並得勝凱旋回來。黑暗，不再像月亮的神話故事一樣，是神聖的存在模式之一。取而代之的是，黑暗象徵一切神的「不是」，所以是頭號的敵對者，黑暗的意義已經不再被體會成是宇宙生命中必須有的一段期間。以太陽宗教的觀點來說，他與生命、形式、理智相反。

在某些文化中，太陽神的光顯成為理智的記號。最後由於太陽和理智被等同增大到某種程度，使古代末期以太陽為主的混合主義神學變成了理性主義的哲學。太陽被宣稱是世界的理智。太陽的聖顯賦予了「觀念」地位，而宗教情感在這段長時間的理性化過程中，幾乎完全消失了。

對太陽聖顯的這般「剔除神性」過程，只是眾多類似過程中的其中之一。透過對這整個宇宙作如此般的運作，至終，宇宙的宗教內涵將會完全喪失。

大自然的徹底俗化，只限於一小部分的現代人，也就是那些全無宗教感的人。然而，宇宙生命的整體，仍然可以某種神聖的密碼被體驗到。

對於宗教系統的思維與判斷，多半取決於外在行為模式的問題解決來做決，而不是根據該信仰系統本身。以 Lofland 對改信模型的看法，一個人會成為宗教追尋者，乃是因為生命中有危機或是緊張出現，在各種世俗方案無效之後，從而開始尋求宗教性的方案，其最終目的莫過於以解決問題導向為主。一個宗教團體的想想共同體，在宗教儀式的不斷周期性展演過程中，獲得一再加強群體意識的功能，並藉由神聖的語言，進一步將宗教深化為群體生活中的一部分。這些儀式、語言、符號其實早已存在於既有的傳統系統中，只不過重獲得再詮釋而已。藉由對新信仰體系的強化是有賴於信仰系統所帶給他們的支持，毋寧說信仰型態本身所展現的顯著效果，其實是他說服自己或自我應驗之下，得以安身立命在新宗教團體的原因。這種關係的建立是在於群體網絡的建立，而網絡的建立卻有賴於此社群網絡的共同意識以及社交活動的建立。

對原本傳統且具神聖系統的宗教而卜吾，因著宗教世界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因為某些外在因素而脫鉤，或不再以宗教性的詮釋架構來看待他們的世界與日常活動。